



关于我正在写出的一切,我  
将要写出的一切,以及我永远写  
不出来的一切,都可以看做心灵  
戕害而早逝的小毛弟弟的献  
辞。

——题记

一

黄面脸守玉的一生对我们来  
说是个谜。故事的开头是,村寨  
里的七驼子背起簸箕拾粪的早  
晨,在河谷地里发现了守玉和他  
的母亲。那时守玉的年龄不甚  
大,才诞生两个小时零几分钟,河  
谷地是被人们记忆遗弃的地方,  
没有漫漫的水流,除了杂七杂八  
的老草,便剩蔚为壮哉粗成几搂  
的树木,榆树、槐树、栗子树、杨树  
以及各种虬枝的褐色柏树。

鬓发苍白的父亲对我说这些  
的时候,脸上是一片迷惑的颜色。  
那年春上,乌鸦飞回来得特别  
早,河谷地里的冰凌刚一嚷着开  
化,一些旧年的树顶上已站满了绿  
褐颜色的乌鸦。它们列着队没命  
地乱叫,用细细的、柔软、容易弯  
曲的苇棵子,营造自己的窠巢。当  
七驼子脱下夹袄揣起浑身血污的  
守玉时,褐柏上的乌鸦突然齐着疯  
疯癫癫地怪叫起来。七驼子抹擦  
着颈窝里臭烘兮兮鸟儿的秽物,在  
该隐未隐高远的星下,回到自己那  
间绿色乌鸦响亮聒噪声包围着的  
红麻秆草屋子里。

二

出了满月,守玉的母亲用靛  
蓝的褥铺子裹着小小的生命,去  
叩村里勋高德重八一族公的家  
门,女人佷着族公的门檐,朝门里  
幽婉地说话。

“我也是咱这村里的女人呢,  
孩子的父亲是从这里走的,拿着  
斧子和锯,后来到了我们娘家庄  
上住下了,三月后又起身走了,  
临出门时告诉过我,孩子出生了  
是这个村子里的人,你就携带着  
孩子走回老家去,那里有一片河  
谷地……”

八一族公的摇椅放在向阳的  
门槛旁,没牙的嘴黑洞洞的,像泉  
眼,脸却很平静,没有沾挂一丝表  
情,酷像河谷地里涩皮拉叽的褐  
柏。村子里半百年来从没有一个  
外出的男人,外乡的女人是否脑  
门子烧得神经经,阴差阳错地  
混淆了地方,天下靠河谷地的村  
子多呢。没错,那男人亲嘴对着  
我说过,天下只有一个木耿村靠  
着河谷地,河谷地上只有木耿村  
才站满了褐绿的乌鸦。当听到乌  
鸦的聒叫时,肚里的孩子就用小  
脚踢腾我:别走了!

可是村里的女人都说守玉那  
是木耿村的后代呢,坐在襁褓里  
就知道用眼瞳不安定地瞅看人,  
那光全是一束一束没捆好的乱  
柴,少有束缚的规矩。他那黄面  
脸的血统毫发没有木耿村遗传的  
国字型的脸和肥阔厚厚的嘴唇。  
八一族公脑子里立时泛出黄面颜  
色不是好征兆,当年那河谷地里

黄乎乎的水曾冲跑过耿姓家族里  
的三个年轻媳妇和陪嫁的箱子与  
衣柜。

“兴许是记错了地方吧,外乡  
的女人?”

那女人便跟着七驼子回到红  
麻秆屋子里,关上门,帮着他磨黄  
豆了。

阴雨季节里,七驼子天天望  
太阳,太阳升起好晒尿布。从床  
下捞出守玉垫的多日未干的尿  
布,往草麻绳索上晾晒时,院子里  
刺透的便是异样的空气,地下的  
蚂蚁一片忙乱,钻到柴垛的缝隙  
中去。什么都躲开了。

我见守玉的时候,村里的女  
教师已经回城走了。和往常一  
样,在河谷地里,秋季强硬的风吹  
拨着我的头发。钻到密密的树丛  
里,撕扯下许多多边形的叶子贴  
在脸上,然后慵懒地靠在树干上  
读着尚未开禁的黄书——《青春  
之歌》。突然,女孩“啊”的惊叫吓  
了我一怔。“快走吧,黄脸守玉来  
了!”几个寻找柴火的丫头四散着  
遁跑了,乱草被纷至沓来的脚步  
踩伏了。一个走不快豁嘴子的女  
孩吓得哇呀哇呀哭出了声,我看  
见了她的表情像是一匹鼠,老鼠  
的眼睛是游移不定的。

“快呀,快呀! 黄脸来了——”  
“哎呀,守玉!”

在老草匍匐中我听见了守玉  
的喘息。他从微暗的林子深处蹿  
出来,一个人走在黄乎乎的暮色  
里。守玉是十一二的模样,穿着  
乡下齐腰的夹袄款式,下身是个  
紫红的裤头,他手里擎着一只乌  
鸦。我似乎觉得父亲对我说过,  
黄脸守玉五岁时乌鸦就玩得蝎  
虎。五岁那年的夏天,守玉在河  
谷地里一直钻来钻去,时常把紫  
红的裤头罩系在树枝上,迎风飘  
扬。当早晨爬上树顶端乌鸦巢  
时,他便觉得乌鸦巢温暖,散发出  
迷人的芳馨,于是守玉便把脸枕  
在巢里,透过细细柔软的苇棵子  
东张西望。不想闪失一下,树枝  
便白白地断下,守玉就像花朵掉  
落下来了。菜园子里眉豆花开得  
很酺,紫色薇薇,七驼子家种了几  
畦韭菜和黄瓜,早起摘下用它从  
集市的代销点换回煤油和油盐醋  
什么的常备的东西。守玉的母亲  
正挽着袖子薅草,听见了树枝断  
裂的声音,便扔下铲子失魂地抄  
起守玉跑到村里的卫生室,找赤  
脚医生抹龙胆紫药水。谁也不知  
道发昏的守玉凝视着地下一滴一  
滴殷红的血迹,心里想着的是手  
里托的黄嘴乌鸦。

多少个朝昏间守玉瘸着腿,  
耀着乌鸦在野地里跌跌撞撞地  
跑,疯疯癫癫,终日与乌鸦厮混在  
一起,乌鸦的叫声,落满了木耿村  
街街巷巷的每一个角落。有时守  
玉和七驼子到田野里去给生产队  
里守望地瓜,夜里乌鸦便站在庵  
棚外一声一声地啼叫着满天的月  
光。队长到镇里开会领精神指  
示,书记在传达文件的空闲里,抽

# 鸟魂(小说)

□耿立

着纸烟说起来木耿村有个玩乌鸦  
的孩子,大家都铁青着脸,不知是  
吉是凶。

“东东,给我一张纸。”他说。  
“什么,你的手指冒血了吗?”  
尽管黄脸守玉是第一次看见我,  
却出人意料,他竟像一些大人用  
重浊的嗓子呼唤我的名字。

“给我一张纸吧。”守玉用书  
的扉页折成筒形裹在乌鸦的腿  
上。那扉页上用红黑墨水歪歪扭  
扭写着几排字:“青草、黑书及今  
天夜里到校外草坡岗等我!”

“你也上学吗?”  
“你说什么呀,东东? 我在这  
里看乌鸦玩,一到学校里我就咳  
嗽。老师把我的位子调到角落里  
我仍是重复咳嗽,她便让我站在  
雪地里……”守玉偎着树,用嘴把  
小小乌鸦的前喙啄起来。

在河谷地蓝湛湛的天上,飞过  
一群轻捷的喜鹊。黄面脸守玉像  
电击一样突然抛出手中的乌鸦,大  
叫着,“乌鸦,快看那群乌鸦!”

那时多日的假期在我的心中  
拱出的是一团毛茸茸的忧烦,忧烦  
了,河谷地就俨然成了我的领地。  
早晨,使我惊愕的却是,我起来后,  
守玉早已泡在河谷地背起柴捆  
了。有时在读书入定的时候,守玉  
冷不丁会俯在耳边突然叫喊一声:  
“啊——”

抬起头看看,黄面脸守玉弓  
身背着小山一样的柴捆一步一步  
地走。太阳出来,他便踩着自己  
的影子,腿瘸得倒不显了。倒让  
人在心里有说不出的怜悯。

“守玉,你背得太多了。”  
他听见后,白牙朝我一呲,放  
下柴捆,仔细地审视起我,我的脸  
便发烫。“黄面脸守玉”在手心里  
归正地写下这几个字让我看,字  
写得很好看,如同训练有素的书  
家用长的胡须蘸着笔砚挥洒着做  
出的。木耿村上有一个下乡的女  
教师。七驼子把守玉领进了学  
校,女教师早早候在三间房的校  
门口接学生,她感兴趣地拍拍守  
玉的脑壳,突然守玉咳嗽起来,女  
教师厌恶得耸起鼻翅。第一节  
课,她便把守玉的位子调在角落  
里,宣泄一下厌恶的情感。半年  
后,提问学生生字表,黄面脸守玉  
勇敢地举手在黑板上默写,一遍  
又一遍地只是写“黄面脸守玉”,  
课后,大群的孩子围住他叫“黄面  
脸守玉”,于是他们便打架。第二  
天,和守玉打架的孩子的娘,便会  
常常地在早上爬到墙顶或柴垛,  
向着村街中心的道路骂:黑心的  
歹贼! 昨天夜里把个乌鸦提着扣  
在她家烧水做饭的锅里,灶口全  
是乌鸦纷飞的羽毛。在校门口守  
玉遇见女教师,他悄悄地对老师  
说,那骂声很好听,穿过菜园子和  
蓖麻地,显得轻约而又委婉,像朴  
讷端庄的乡间板胡。老师听后便  
劝黄脸守玉退学了。

书本自然成了引火纸和七驼  
子卷喇叭烟包装的原料。  
故事到了这里,难免有些想  
象不到的事情发生。

那年秋天淫雨后的几个小  
时,黄河里的水位就涨了好几尺,  
水沸沸扬扬地浸到了两岸。木耿  
村低洼的老街上猪成群地拱在水  
里,人们在湿地里走路,鞋帮上溅  
开着铜钱菊样的黄泥点,大家都  
觉得很鲜艳,于是在路上忍不住

去看别人的脚。守玉感到寂寞得  
要死,便想站在河谷地里黑黝肃  
森的树影里,想一些很让人神往  
的事情。守玉走在村街上,发现  
到处都是铁锨柴草拥在排子车  
上,刺猬似的踢着,弄不明白是怎  
么回事。

队长挨门沿户地叫人,生产队  
里的保管倚着柴草看,一声不吭。  
后来队长过来了,对他说:“你带  
着狗日的几十号人防汛去吧!”

“要防汛呢。”守玉精神亢奋  
地叫起来。队长扭身见一个破败  
棉绽突出棉袄的男孩朝他笑,他  
一眼就认出那是守玉,顿时觉得  
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是不容易弄  
明白了。

“我到堤防上的庵棚里拉风箱  
做饭!”黄河在木耿村的外边,守玉  
从来没看见过,它便启发人让人想  
象着,我们民族有许多古老或者并  
不古老的堤堰,在束缚着河水,夜  
里,堤上长满了民工的窝棚,湿红  
的河灯挂在窝棚上,风一吹,灿灿  
烁烁的,那就是守玉的梦。

队长看着保管胡子蓬松的脸  
总想无缘无故地给他一巴掌,因  
为他知道保管是条怕老婆的汉  
子,但守玉却堵在跟前,他朝着守  
玉怪叫了一声:“去,小狗日的别  
扯叉子,你还不成年!”

守玉使劲抽着鼻子往后退。  
他当时后悔起来,怎么想不起来七  
驼子背上有毛病。他总是听到在  
早晨或夜晚的街上,有人随便地喊  
七驼子。要是想起七驼子背上有  
毛病,替他去,真是太伟大了。

阴历九月初的早晨冷得异  
常,装了铺草锅盆碗勺风箱的车  
子,还是像刺猬一样臃肿地伏在  
霜雪地里;上工的社员从木耿村  
的各个角落里出来,满脸满手全  
是一种暗灰的颜色。七驼子抱着  
盛满稀饭的海碗,吭哧吭哧地咀  
嚼着红薯,在人群里乱碰。

“日他娘的天……”  
就是那一次父亲也去河堤上  
防汛了,负责几十号民工吃饭的生  
计,七驼子个子小派不上挖土推  
车的用场,在灶下便气喘吁吁地抱  
着风箱杆抽。生产队院里的黑驴  
嘶叫起来,笨重而粗犷,走吧,走吧!  
队长故意站在坡上挥手。

车辆和步行着的人走成了长  
阵,七驼子坐在车顶的豆秸草上,想  
寻找着人群里自己的女人。守玉  
的母亲躺在红麻秆房家里,仔细地  
听着墙上挂着的广播,广播上说,  
北方的某一个大城市里发生了地  
震。

队里的男人都走了,守玉忽  
然想笑,笑完了又觉着空得烦躁。  
夜里,他听见远村有放映黑白电  
影片发电机的响动,便挤着暮色  
去了。基干民兵背着枪把看电影  
的人围在晒粮的场里,电影很晚  
才开演,等白布上出了人影,守  
玉看着看着就觉得浑身燥热,膀  
胱里的尿憋人,到了家里,也没有  
尿出东西来。回到有磨石的屋  
里,把窗户戳了个小洞,从里面好  
向外张望。他大概想看到点什  
么,后来守玉便把自己埋藏在被  
子下做梦,他梦见浓烈呛人的月  
光从窗户的洞里细碎地扑进来,  
盖了他一头一身,坐起来,他撕扯  
着浑身的月光,忽然听见上房里  
挂着的辣萝卜叶子被人撞掉了,  
噼噼啪啪往下打。守玉正看见队  
长从他娘的屋子里出来。那时,

鸡还没有把熟睡的村子摇醒,八  
一族公失眠睡不着觉,只听得房  
顶上有人踩得瓦楞响。他爬起  
身,竟发现守玉赤身裸体地爬到  
街中心一个不知何时就存在的土  
岗上,向着四周乱糟糟地舞着拳  
头,嘶哑着一遍一遍地喊:

“有贼——”  
“有贼——”  
“有贼——”  
到了冬至,加固堤防的人回  
来了;进入腊月,我的故乡木耿村  
的人都要用磨碾拐一些黄豆制成  
豆腐。那天的午后,父亲到七驼  
子的红麻秆房借用石磨。这院子  
很静,四周竖起的是一堵高矮低  
矮没有生命的墙。天阴得凄惶,  
像是每时每刻都要飘下雪粒。没  
有人,守玉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屋里传来“哼哧哼哧”的声音,是  
猪不知啥时辰堵在房间里了,父  
亲犹豫着向外退出。

父亲正琢磨是怎么回事呢,  
忽然听见磨房里传来一阵低郁  
的轰响,窗的洞口散飘着一些非  
花非雾的面粉来,像一团白花的  
烟渲染着房檐,吸引着父亲的视  
线。

“是谁门上门磨豆面呢?”  
父亲有些胆怯地靠上去,他  
的一只手扶着摇晃的窗户,好像  
怕窗跌下来。从洞里可以看见磨  
石安详地躺在圆圆的枕板上,推  
动它转动的棍子斜站在墙角,被  
一种丢弃的氛围笼罩着。父亲马  
上意识到应该发生点什么事情。  
后来父亲也长久时间不明白,守  
玉该听到父亲的脚步声知道他站  
在窗户下,不知什么缘故,守玉聚  
精会神全然不知红麻秆房外还有  
世界,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同肤色  
不同种族的人。守玉蜷伏在铺草  
上,头蠕着全身痉挛口中分明低  
低快乐地呻吟着。屋里黑得厚实  
沉重,父亲想着人一长大就懂这  
一套了。他想起有那么几次,八  
一族公的牙狗在街上曾公然和  
一条母狗撞在一起嬉欢,他抓起  
石块或者柴棒把它们调弄散了。  
黄面脸守玉的棉袄褪在一边,手  
在腿裆里兴奋地用手发泄着自己。

“守玉,你作孽——”  
父亲醒过神后,感到一种无  
力的悲哀。冬天乌鸦到远地过  
冬的时间里,守玉每天都拥着棉  
袄,人们看见他走向河谷地,表  
情若有所思。有一天傍晚,父亲  
看见守玉站在他家门口看着队  
长的女人发呆,在这一刻,父亲  
觉得守玉是一下子便长成了。可  
是到了第二年褐绿的乌鸦返回  
孵巢时,守玉就死了,完全地从  
河谷地里消失了。

七驼子在河谷地里跑着,喊  
着,寻找守玉。  
春季里,黄面脸守玉天天老  
想着乌鸦的事,他仇恨地看着院  
里的一切,喜欢能趴在谁的脸上  
咬一口。当天空有鸟儿翅膀拍  
打着腐烂麦秸的浓香时,红麻秆  
就在檐缝下一片激动,守玉从家  
里溜走,钻到密密的河谷地,把  
什么东西都忘记了。

“守玉守玉守玉,你跑到哪里  
去了?”

守玉的母亲躺在床上,病催  
促她只能躺着想一些无边无际  
的东西。守玉端起碗里的稀汤,  
一匙一匙地喂他的母亲,她很饥  
饿,喉咙里咕噜咕噜得很响。

(下转 14 版)